

交大團聚回憶無線電廠

凌宏璋（上海交大1941級）

2000年6月底，美洲交大校友在舊金山灣區團聚，到會人數有八百人之多，盛況空前。抗戰期間，前中央無線電廠老同事，有八人參加。半世紀後，能相聚一堂，實在難能可貴。徐修惠學長以地主之誼，盛餐招待遠客，大家話舊往事，十分高興。

這一次來參加的老同事有：鄭鈞、徐修惠、吳勵堅、黃應春、王教仁、魏凌雲、董春光等學長和我，此外有前同事黃武漢的遺孀凌君達學長，看見他們，都精神充沛，都很得意的樣子，情景和在無線電廠時期完全不同了。今昔對比憶苦思甜，給了我很多感想，我就把我所知的對比，寫在下面：

在抗戰期間，政府遷移到內地，資源委員會設立了中央無線電廠，總廠設在桂林，分廠在昆明和重慶，營業辦事處也設立於重慶。

鄭鈞學長是這一批人中班次最高(1938)，最早參加無線電廠工作，很受廠方器重，廠方人才缺乏，請他到上海來招兵。當時交大校園已被日軍佔領，交大搬到上海法國租界，借震旦大學上課。我就被他說動，決定到桂林工作。那時內地被日本封鎖，從上海到內地並不簡單。我先坐船到香港，再坐船去廣州灣，然後請了「保鏢」，步行五天衝過封鎖線到柳州，最後坐那時國內唯一通行的鐵路到桂林。

內地物資缺乏，生活單調，同仁們便組織了一個ABCD社，以供消遣。其中D是代表Dance（跳舞），鄭鈞學長在校已有訓練，就做老師，我們現在在美國，有些時候在社交場合也有機會跳舞，跳舞時，常常讓我飲水思源。

其中A是代表Athletics（運動）。那時候設備簡陋，沒有什麼運動場，好在灕江就在廠旁，我們時常去游泳，那時候灕江的水，非常澄清，不像現在那麼污染，是很好的消遣。

2000年6月份的交大校友美洲大團聚中，半世紀前曾在「中央無線電廠」同甘共苦的同事們再度相逢。前排由左至右：鄭鈞、凌宏璋、徐修惠、吳勵堅學長；後排由左至右：黃應春、董春光、王教仁學長。感謝凌宏璋和徐修惠學長提供此照片。



海角天涯交大人

其中B字是代表Bridge（橋牌）。那時候日本飛機常來轟炸，每次警報，大家就逃到山洞裡，幸虧桂林山洞很多，我們就在山洞打橋牌散心；說起來，好像我們在享受，事實上轟炸時是很可怕的，有一次有一位同事站在山洞口看日機，結果炸彈就炸在洞口，就送了命。

其中C字是代表Chorus（合唱）。我們的老板娘一周夫人，嗓子很好，愛唱歌，無線電廠，唱片很多，音樂不是問題。在抗戰時期，音樂和聽無線電是主要的娛樂。

鄭鈞學長來美後在哈佛大學得了博士學位，一直在Syracuse University，成績斐然，桃李滿天下，被選為Century Professor及交大名譽博士和教授，他的著作Electromagnetic Waves暢銷全世界。不過他現在不跳舞了，因為他的夫人郭惠超女士，愛好音樂，退休後搬到華盛頓定居，以近Kennedy Performing Art Center，常年去聽世界級藝人演奏。

吳勵堅學長在桂林時身體不好，那時期物資缺乏，很少肉吃，天天吃辣椒，難得吃一次肉叫「打牙祭」。有時候進城吃一餐，也都限價，所以營養很差。在這一種情形下，很多同事們都害了肺病，好幾位有才幹的校友，可惜不幸去世。吳勵堅也染了肺病，需要牛奶來補營養，但是不容易有。幸虧有一位校友胡柯的夫人張經湘女士，生了孩子以後奶量有餘，就分給勵堅兄，結果恢復健康。抗戰以後，交大在西安成立分校，勵堅兄在該校教電力方面的課，寫了課本，升為教授。退休以後，來了美國和女兒一塊定居在華盛頓。

王教仁學長當時任職於重慶辦事處，負責業務，那時候重慶是戰時的首都，是日本轟炸的中心，經常要逃警報。重慶不像桂林，沒有天然山洞，所以設有人工防空洞。有一次警報很長，人數過多，悶死了幾萬人，這樁事可以代表當時處境的困難。

教仁兄來美國進修，得了博士後，在美國政府工作，成績優異，升到最高級職位。大陸開放後，到大陸經商，引進航空技術，很有貢獻。柯林頓總統知道他的貢獻，曾請他去白宮宴會。他對交大同學會一向熱心。1970年間，任全美交大同學會會長，在他任內主持1970年美洲交大校友大第二次團聚，在華盛頓舉行。他做事井井有條，辦得很成功，他和夫人朱雲峰女士都愛跳一種「圓圈舞」。每次都穿得很講究美觀，像電影裡表演維也納舞的服裝。想起當年在內地，只有一種布可買，顏色淺淡，毫無生氣。今昔相較，有若天地之別。

徐修惠學長是土木工程師，在桂林負責廠房設計和建築，責任重大。他一向善交際，被選為ABCD社的負責人，蓋了一座俱樂部，ABCD社常在那裡活動。有幾次在那裡開舞會，直到深夜，好在日本飛機，夜間不會來轟炸，我們也就今朝有酒今朝醉。

在這不安的環境下，我們仍盡量適應環境。我們的ABCD社，曾經雇了三條船，一路搖船下灘江，雖然很慢，一路唱歌賞月，很有詩意，幾乎忘記這是抗戰時期。四、五十年後重遊桂林，坐了汽艇，很快就到了陽朔。下船後，攤販馬上圍過來兜生意。江山仍在，詩意就不在了。

修惠兄來美後，專攻水利，對長江三峽水利工程有研究，曾任職台灣電力公司、聯合國、Bechtel、Flour等機構工作。今年十月裡又將回中國開會，討論長江三峽工程。

凌君達(又名凌群寶)是黃武漢的遺孀，她和我關係重重，但是沒有親戚關係。她小的時候，住在青島，中學在南京，大學在上海交大，工作首先在桂林，和我完全一樣。現在我們大家又都住在華盛頓，我和她三位住在華府的姊妹都很熟。

在桂林時期，她在我們的鄰居—電工二廠工作，時常到無線電廠來玩，因而認識了她的丈夫黃武漢。黃武漢和我都是廣東人，在香港長大，為語言方便起見，他和我同房間，所以我是他們的介紹人。

抗戰期間，宿舍有限，我們單身人員，四個人同房，活動空間也有限。有一天有一位同房工程師，求愛心切，不顧同房室友有沒有入睡，半夜把女朋友帶回同床睡，唧唧噥噥，弄得我們一晚都睡不著。第二天廠方發現了，就把他解雇了，這一樁事就可以證明當時求愛的困難。如果是今天，有很多方法求愛，不必像他們這樣，同時上司也許開通一些，不至於解雇他。

黃武漢出身香港，受到英國殖民地式的高等教育，和大陸標準不同。但是人非常聰明，自強上進，是一位很能幹的工程師。抗戰後，想為中國服務，從香港回到中國科學院工作，很有貢獻。不幸在文化革命時代，被人誣告，自盡身亡。同時君達的妹夫也同樣的受難，這種遭遇，比比皆是。

魏凌雲學長，並非無線電廠職員。當時無線電廠的產品，很多是軍用，他是被空軍派到無線電廠，長期駐在廠內監視生產。魏學長在加拿大Waterloo大學任教，博學多聞，不但是電子專家，對修身養性也很有心得，常有不同領域的著作，每一次交大團聚，他都來參加。

黃應春學長來美國後，在敝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獲得博士學位後，一直在奇異電器公司工作。奇異公司目前是美國惟一綜合性的公司，管理完善，應春兄在那裡工作，如今剛退休。

董春光校友，比較年輕。戰後曾在無線電廠研究室實習，和我沒有過接觸。



1986年凌宏璋學長重遊桂林在灘江象山前留影。

除了上述的幾位前無線電廠在美學長，沒有能來參加的，有下列幾位：

胡國澄學長，在無線電廠時，掌管手搖機部門。抗戰時期，戰場既無電源，又無柴油機，所以用手搖機來發電。在美生活，有時停電，讓我想起手搖機。

胡學長是我到桂林後，第一位在廠結婚的同事。新娘張經湘從上海經湘省來桂林，要照上海規矩結婚，指定我結婚前夕要陪她的未婚夫睡，希望將來生一個兒子像我。結果頭兩個孩子都是女兒，都比我能幹，希望他們沒有失望。明年春天，他們的孫女兒將結婚，三代的婚禮我都能參加，的確是人生快事。

胡夫人不但人緣好，又很能幹。除了捐奶外，曾一度為我們單身漢燒飯，可惜巧婦難為無「肉」之炊，不久便拆伙。她雖然沒有受過大學教育，但一直工作，來美以後為建築公司繪圖，堅苦奮鬥，不少積蓄。到如今，他們擁有兩個大Trailer Park (活動屋社區)，數十座房屋，把她一家十多親戚都移民到美國。

李華桐學長，原來在昆明無線電廠。來美後和我同在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Brooklyn獲得博士學位。先在紐約市立大學執教，後來到IBM工作直到退休。他的續弦，盛素瑾女士，也是前無線電廠職員。他這次未能參加團聚，因為他代表1940級回母校參加畢業六十週年團聚，剛從大陸回來，不願意過勞。

朱耀漢學長，原來在重慶辦事處工作。來美後專攻電腦學，獲得博士學位後，曾在IBM和Westinghouse工作，最後在University of Maryland擔任教授，並把我介紹去工作。他曾著作過一本很有名的電腦書，這一次因參加仁社年會，未能來參加交大團聚。

沈嘉英學長，原在重慶辦事處主持業務。抗戰後被資源委員會派到加拿大，後來就定居在加拿大。他對母校很熱心，發起了「周維幹廠長紀念獎金」，每年捐款到母校，鼓勵學習英文。

薛光宇學長，原先在重慶分廠工作。來美得了博士學位，先在紐約市立大學教學，後來到IBM華盛頓分公司工作。現已退休，眼睛不好，隱居家中，不大外出。

此外還有幾位留美學長，現在已不在人間，我也願意提出。

第一位是周維幹學長。他那時是無線電廠總經理，無線電廠三個廠，都是他一手創辦出來。在抗戰的環境下，的確不容易。他最喜歡用交大的畢業生，有一些別校的畢業生有時有一點妒忌，但交大校友都很努力，很少讓他失望。他對員工福利很注重，每晚在山頂放音樂，供員工欣賞。他也一向贊助我們的ABCD社，肯為我們造俱樂部，在抗戰期間，是很不容易。他的夫人，喜愛音樂，時常為我們唱歌助興。

周威先學長，原來在桂林廠。戰後到加拿大奇異公司工作，和周總經理，住得很近，在世時時常見面。

魏重慶學長，原是重慶分廠的總工程師。來美後和幾位朋友借款購買美國戰後剩餘物資的貨輪來運油，收了運費還了錢後有盈餘，再去買船，如此他們的船隻倍上加倍，最後他擁有很大的船隊，不只運油，成為航運界的巨頭。

魏學長嗜好打橋牌，很有研究，發明一種Precision System。寫了一本橋牌書，訓練了一批人，成立中華隊，參加國際比賽。他的夫人，楊小蘭，也是打橋牌的高手，曾陪鄧小平打過橋牌，並在報上登載橋牌技巧。

最後要談的是王安學長。他原來和我同時進交大，但因戰爭關係，比我早一年在1940年畢業。他非常聰明，是班上第一名。在桂林無線電廠發射機組工作，工程上的問題，他總能一一解決。

王安和我在桂林時，因為伙食不夠，找了四位女同事和我們四個男士同桌吃飯，希望她們少吃一點。過了一陣子，女同事們覺得不公平，決定每餐分菜，每餐輪流分，我們原來的如意算盤，並沒有成功。

有一天，有一位原來同桌的女同事突然沒有來，另外一位同桌女同事，眼淚汪汪。我們才發現，這位不在的女同事，因為打胎，不幸死亡。回想當年，很多感想。這一位不幸的女同事，那時剛從廣西大學畢業，新婚不久，戰時生活不安定，不想生孩子。如果是今天，避孕方法很多又安全，生活又安定，婚後也許會想生孩子。至今，她年輕的面貌，仍舊在我記憶中。



1980年，交大團聚在波士頓舉行，晚會上演出由凌宏璋學長所編之「四十年後」一劇，演員由右至左：王安、趙曾珏、凌宏璋、周鶴夫人、俞炳昌夫人、凌顯文（凌宏璋之子）。

上海交大亂世求學記

吳沃熙述，吳肇峰記錄

前言

由於我與過去服務高雄飛利浦建元電子公司總經理（也是交大校友）陳哲雄先生之機緣，使得家父年輕時求學與交通大學之因緣軼事，得以有機會回憶。原文係家父以造詣不甚高之中文寫出（受日本教育之緣故），用語恐有張冠李戴之處，無奈我只有以自己也不怎麼樣的文筆修飾一下，所以本文是以家父自述方式陳述。



在進入本文之前，先簡介家父生平，因為我覺得家父求學工作經歷算是很值得一提；吳沃熙，世居台北五股，1928年生；1948年建國中學畢業，也是當時極富盛名黑衫橄欖球隊成員，經歷二二八之逮捕，差點就不會發生以下的故事，據說先祖父三天兩頭就去刑場認屍，幸賴白崇禧將軍之釋放；1952年畢業於台大電機系；歷任大同公司重電機廠廠長、中華映管總經理及台灣太和公司總經理。

家父曾赴上海交通大學就讀，因故未畢業，故不敢自稱交大校友，但是陳哲雄先生說：無妨！故事中提到的另一位交大校友黃瑞霖先生，經歷二二八之逮捕、文革下放勞改，真是不堪回首。



民國35年，吳學長為建國中學橄欖球隊一員，前排中間坐著的那位美少年即是吳沃熙學長。